

三味书屋

国王和他的疆土，我和我的世界

——《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读后

梅佳敏

从《一个国王和他的疆土》到《三个国王和各自的疆土》，再到《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到如今《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的出版，作者李浩用了19年的时间，深度挖掘历史人物并进行创造性的拓展延伸，11位国王跃然纸上。而我们似乎能看见每一个国王背后的历史身影以及我们所处社会的现实写照。国王是被时代洪流冲刷的“他们”，也是经历浪潮洗礼的“我们”。

写作中的李浩是自由而不羁的，他把小说作为自己思想的实验



场，对人性尽情解剖；他还将其作为文体的实验场，传统的文学样式、表现手法与现代小说技巧在他的小说中彼此融合，多元共生，营构了一个多姿多彩、热闹非凡的文体世界。其中，寓言体是他偏爱的一种形式。而寓言体小说的特征在于其意蕴往往超出文章本身，体现出丰富的内涵。本书正是这样一部看似写国王实则追述普世人性的佳作。

《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写了11位国王的故事，他们承受着不为人知的痛苦和截然不同的命运。国王A因不堪噩梦的困扰而退位出家，任由他人劝说也不为所动，后半辈子长伴青灯古佛，与世无争。而方丈在其圆寂之际却说，他“至死也未能开悟，不是我们佛家的人”；国王B天性好战嗜杀，凭借暴力和严酷的军纪打下了万里江山，后亲赴沙漠追击叛军，但征战过程中的治理不善，不仅使其大损兵力，还丢了皇位；国王C是国王B的阶下囚。对国王C来说，人生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他的身体日渐成长，他的王国却日渐缩小，终于在某一天失去了王国，也失去了王后，留给他的只有诗歌和自己的身体，最后，身体连同诗歌一齐丧失在国王B的手中；国王D接受王冠的那一刻也是亡国的那一刻，年少落难便与老太监开始逃亡，但隐姓埋名的生活并没有磨灭他复

国的意志，他时刻想着要重登王位。在幻想中他失去了生存的技能，也失去了教导他王宫礼仪的老奴，直到最后还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国王E也是国王B的俘虏之一，他谄媚而卑贱，选择养鸡来麻痹自己，仿佛还置身于原来的王宫中，鸡群是他的一切，但最后还是被国王B所摧毁；不想成为国王的国王F成了国王；国王G所守护的疆土，是在我们面前，而且以失败告终……

这11个国王背后所支撑着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但细细品味，我们又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国王可以是我们每一个人；国王所守护的疆土，是我们每日生活和工作的领域；国王所怀揣的建功立业的梦想，则是我们都希望取得的佳绩和获得成功。我们身上存在着或这或那国王身上所有的特质，但在复杂的人性中，它也许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作者借由国王的身份和环境，把这个特质提取、放大，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不由得共情而产生共鸣。

我们每个人心底都有一块自我的天地，也是一个自我王国。无论男性、女性，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国王，主宰着一切，自由自在。可真实世界存在着很多限制，他人的想法和行为可能成为限制，与理想背

道而驰的现实可能成为限制，还不足以承担起内心欲念的能力也成为限制。国王们没看清这些限制，因此大多困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不自知。那我们呢？我们可曾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世界，而忽视了这些限制？这些问题是作者想通过国王的故事传递给我们的。

而这些问题其实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在现有的环境中，如何根据环境进行人生选择和生命追求？每个人的“疆土”，或者说人生目标是什么？是杀伐决断的权力，倾国倾城的美色，战功赫赫的声名，或是仅仅作为一个平凡生命闲看落花流水？在这各色“疆土”之中，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我？什么样的生人才有意义？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映照了西方哲学中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永恒追问。

谈及创作，李浩如是说：“或者鼯鼠，或者飞鸟，或者……我的意思是，在一个有责任感和敬畏心的写作者那里，他可以像鼯鼠那样专注于人类存在之谜、人类存在的可能性和人性隐秘的发掘，可以像飞鸟，呈现飞翔的轻质，提升人类对世界、对过去和未来的想象。他也可以像别的什么，他可以是鼯鼠与飞鸟之间的中间状态，他也可以同时兼具鼯鼠和飞鸟的双重……”而李浩，做到了和谐的双重状态。

用写作来消化美好与青涩

——读草白散文集《少女与永生》

陈 峰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阅读草白的最新散文集《少女与永生》，一下午以书为伴，甚是惬意。当下，人人都陷在碎片化阅读中，读完一本书，其实是需要耐心的。而且，光有耐心还不够，还必须是书的内容能吸引你不断读下去。

《少女与永生》能做到让你忘了炎热、忘了时间。书中的14篇散文就是14个人物肖像，有女同学、老师、小舅、表叔、哥哥、女房东等。草白无比坦率地写下生命中最真切的羞耻、悲伤和孤独，叙述简洁朴素。在她笔下，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和他人的影子。

这些年，看了很多散文，对于对味的作家会跟踪阅读，哪怕是发表在期刊上的文章也会找出来看。草白的上一本书《童年不会消失》，有一股子巫气在里面。由“童年”成长到“少女”，本身就是两个阶段，所以《少女与永生》与前者不一样了，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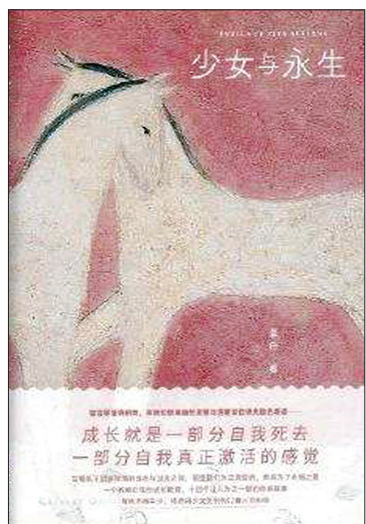
很真诚，这真诚让自己无所遁形。书中时时提到羞耻感，也许，作者写出了羞耻感就无所谓羞耻感，而我感受到的也不是羞耻感，而是一个闪烁着人性幽微之光的“我”。

《少女与永生》是《童年不会消失》的进阶版，谋篇布局、情景描写，都是我喜欢的风格。每个女孩子都会有不一样的成长期，或者疼痛或者愉悦，这期间也必然会发生一些让人觉得羞耻的事，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羞耻，只是一个少女的羞愧而已。在《我》中，作者描述了第一次去男朋友家的情景：“男朋友的妈妈是个眼光毒辣的人，不费一点工夫就能将我看穿。好瘦啊，不会有啥毛病吧？会做家务吗？父母亲是干什么的？家里有钱吗？”好像是每个女孩子都经历过这种场合，有些女孩子可能转眼就忘了，而有些女孩子会永远记住这一天。“这是第一次，我被一个陌生的中老年妇女评头论足，还不能生气，

不能有被冒犯的感觉。甚至，无意中我也在帮他们，以第三者的眼光打量自己。我大度地对男朋友说：你妈不喜欢我没关系。我讨厌无关紧要的人喜欢我。”

作者笔下的场景是每个女孩子都会遇到的，当作家的好处在于，可以把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用自己的笔宣泄出来。“我感到羞愧万分，唯唯诺诺地保证自己绝不会卖掉它，相反我还会珍惜它。说完后，我心里立即起了与此相反的情绪，我不爱什么金镯子，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卖掉它。”

在这本书里，草白谈起她的少女时代、她的早天同学、她的早逝父亲、浪子哥哥还有她的亲戚，外表贞静的草白体内藏着一颗真挚的灵魂。她娓娓道来，用词素雅，看不到有什么形容词，写到动情处，却又让人不禁禁从中来。“想起父亲墓碑上嵌照片的地方始终空着，一年又一年，我没有将照片



洗出封好，嵌入那个凹槽。我想我是刻意忘了去做这件事情，好像要以此来表明坟墓里的人始终缺席。”

一个好的作家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草白像一尾八爪鱼，伸出触角感知这个世界，然而敏感又让她缩回来，在这一伸一缩中，少女草白渐渐长大，终于长大到可以用写作来消化美好与青涩的一切。

如封面所言：成长就是一部分自我死去，一部分自我真正激活的感觉。草白用文字治愈了自己，也治愈了依然拥有少女心而活在人世的女性群体。

以文学呈现鲜活的历史

——读托妮·莫里森《宠儿》有感

林 颐

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于2019年8月6日辞世，享年88岁。1993年，莫里森“以其富有洞察力和诗情画意的小说把美国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写活了”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过，熟悉莫里森的读者都知道，莫里森的小说书写美国现实，但她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她甚至不愿被归入魔幻现实主义，因为她认为这会混



淆她的写作源头。那么，莫里森的灵感源泉是什么呢？

莫里森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是出版于1987年的《宠儿》，1988年获得普利策奖。《宠儿》开篇就闹鬼：蓝石路124号，游荡着一个幽灵，一岁多的婴儿的魂魄。她怀着强烈的报复心，砸镜子、摔盘子摔碗、让家具嘎吱作响、在蛋糕上按下小手印，她利用各种恶作剧逼退这幢房子的居民，她吓得他们魂不附体。可是，这部作品的主人公、30多岁的女黑人塞丝却欢迎鬼魂的到来。

作家逐渐掀开层层帷幕，隐藏的往事与伤痛也逐一浮现。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南方重建时期，解放黑奴的法令已经颁布，然而蓄奴制仍然在延续。塞丝怀着身孕、抱着一岁多的大女儿，拖着遍体鳞伤的残躯，奔逃在路上。当她在窗口望见戴着帽子的白人奴隶主带着仆从即将到来时，她在绝望之中用手锯杀死了大女儿，刚出生的小女儿丹芙则幸免于难，而塞丝在随后的法庭审理中因人们的同情而获得释放。

一位母亲，一位深爱孩子的母亲，在什么样的情境下竟然亲手扼杀自己的孩子呢？《宠儿》的原型是一起真实事件，尘封在卷宗里的

旧事，莫里森读到之后，深深被触动。她为这个被杀害的婴儿起名“宠儿”。姓名是一门玄学，在很多族群的传统里，姓名是个人身份的象征。非洲史诗《坎姆比利》有言：“名字是需要付出的事情；名字不是强加于人的。”可是，当非洲黑人被大批掳掠到美洲，他们的本名很快就被丢弃了，白人住往会给他们一些带有羞辱性的新名字。“宠儿”寓意了一种传统文化的回归，这个名字凝聚了母亲深刻的爱意，也是对所有葬身在大洋深处和美洲这块大陆上的黑色冤魂的回应。

非洲的文化信奉灵魂永生，所以，“宠儿”必将归来，以一岁多的灵体的方式，也以小说中那个神秘的从水中行来有着婴儿般细腻光滑皮肤的自称“宠儿”的姑娘的方式。不必探究突然出场是否合乎逻辑，灵与肉、人与鬼，殊难分辨。对于莫里森来说，“宠儿”的形象融合着非洲文化里的生死观念、祖先崇拜，“宠儿”也代表着重生，代表一种美国经历。塞丝在面对异化的“宠儿”之时，必须重新梳理自己与两个儿子、与丹芙、与前夫、与情人、与往事、与当下、与未来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她要代表黑人，代表黑人女性在这个新世界

找到位置。

《宠儿》并非追求惊悚效果的鬼故事，“闹鬼”不仅是一种超自然的想象方式，浓烈以致绝望，怎么舍得让你遭遇我曾经历的厄运。莫里森的笔墨勾连幽玄的冥界与残酷的现世，小小的头颅、带血的脸蛋，淋漓的鲜血沿着母亲的手臂蜿蜒，这一画面所凸显的意象尖锐揭露了蓄奴制的残酷和恐怖。“宠儿”一家的经历是美国黑人民众最惨痛的苦难记忆，它不该被遗忘，也不能被遗忘。莫里森说，“让鬼现身的真实的目的是弥补那段历史，使记忆更真实”。这是文学的一项使命——呈现鲜活的历史。

《宠儿》描述的时间跨度达20年，带着超现实的神秘和魔幻色彩，莫里森还经常利用比喻、象征、荒诞等手法来增加小说的生动性，语言极富诗意和美感。莫里森也很重视作品的号召力，她屡次强调文学的社会启迪价值，认为有政治意义的文学是有力量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超凡能力、信仰崇拜、神话思维融为一体，解构美国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在审美与价值观上的冲突，阐释当代人对文明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渴望，成为莫里森作品的重要命题。

荐 书

《吉光片羽：〈红楼梦〉中的珠玉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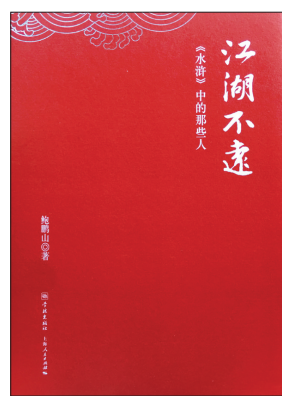
作者	许丽虹 梁慧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9年6月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半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四大家族的豪富，从这些珠玉可见一斑。许丽虹、梁慧两位女士正是以《红楼梦》中的饰物为研究方向，为我们展现了一部珠光宝气的别样《红楼梦》。

《红楼梦》中的北静王把腕上一串念珠献给宝玉当作见面礼，说这是“圣上亲赐菩提念珠”。菩提实指“鹤鸽”鸟，这种鸟只要有一只离群，其他都会回头鸣叫，前来救援。故皇帝赐念珠给北静王、北静王转赠给宝玉都是有珍惜兄弟之情的意思。但事实上菩提念珠并不存在，它与“茄荇”一样，是曹雪芹杜撰出来的东西。这种虚构，如达·芬奇所作《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是文学艺术的不朽魅力。

《红楼梦》中的饰物由于微小，常被红学研究者忽略，但它们其实能反映小说的很多信息。（推荐书友：李晋）

《江湖不远：〈水浒〉中的那些人》



作者	鲍鹏山
出版	学林出版社
日期	2019年6月

《江湖不远：〈水浒〉中的那些人》是著名文化学者鲍鹏山在“百家讲坛”新说《水浒传》节目的基础上所写的专著。本书以个人角色辐射整部《水浒传》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历史，用细节讲述人性真实，以浅语说深意，引人入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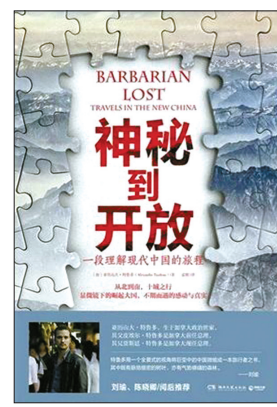
作者的文字总是带着一种诗意。在序言中，作者说《水浒传》里最美丽的文字，是写林冲的雪。林冲的雪，“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林冲的雪，“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迤背着北风而行。那雪正下得紧”；林冲的雪，“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那雪越下得猛”；林冲的雪，“彤云密布，朔风紧起，又见纷纷扬扬着漫天大雪”；林冲的雪，“远远望见伏虎潭一个酒店，被雪漫漫地压着”。作者不

由感慨：林冲的世界一直在下雪。林冲的雪，让我们觉得，这世界这么苦，可是，唉！这世界还这么美。于是，读林冲，唱林冲，我们都会心碎，不是被苦碎的，是被美碎的。

作者在解读《水浒传》人物时也充满哲思。还是写林冲，在《逼下梁山的林冲》一文中，作者写林冲被逼上梁山投靠王伦，却被王伦认为其武艺高强又被逼下梁山。由此作者感叹：我们一般人的思想里，总觉得自身的弱点会影响自己的成功。但是，在很多时候，让我们栽跟斗受排挤遭打击的，恰恰是我们自身的优点！在《李忠的境界》一文中，作者针对李忠在鲁达面前表现出来的俗气，发出如下感慨：卑贱的生活不可怕，可怕的是选择了一种卑贱的生活方式。人一俗气，便成小气，小气之人，便无勇气，没有勇气，便少运气。

这些精彩的语句在文章中时有出现，就像是平静湖面上不断跳出的鱼，让人欣喜。（推荐书友：虞时中）

《神秘到开放：一段理解现代中国的旅程》



作者	(加)亚历山大·特鲁多
译者	孟 醒
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19年6月

《神秘到开放：一段理解现代中国的旅程》是加拿大电影制作人、记者、作家亚历山大·特鲁多的著作，讲述了2006年他到中国“旅游”的所见所闻。虽然是十多年前的见闻，现今读来仍让人感觉震撼惊奇。

2006年并非特鲁多第一次到中国，作为加拿大前总理之子，他到访中国多次，但2005年到上海时发现记忆与现实中的中国完全无法重合，于是有了这趟十城之旅。为了全面真实地了解中国，在导游的带领下，特鲁多的足迹北至北京，南到香港，西达重庆，东抵上海，穿街走巷，探访城市和乡村，

参观企业和工厂，与学者、律师、媒体人、艺术家以及各地的城乡居民交谈。热忱而严谨地探寻着只存在于他的阅读和记忆中的神秘中国与当下迅猛崛起之后的真实中国的交错印记。

特鲁多在书中表现出作为记者特有的冷静与客观，有的时候身为异国人甚至表现得比中国导游更为理性，知道中国做出许多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制约性，愿意带着理解的眼光看待中国。比如，在看待深圳外来务工人员时，导游认为他们“不该只为工资而工作，不应该只追求消费”。特鲁多反而劝她要宽心，在他看来，外来务工人员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每一章节篇首恰如其分地引用了老子、朱熹、欧阳修的名言，看得出来，他真的对中国很着迷。（推荐书友：金永森）